

HUA GUO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南君子 ◎ 著

花过

时尚都市乱码男女 沉沦与救赎

搜狐网 重磅精品周点击三百万

著名作家贾平凹 茅盾文学奖评委 李星 著名学者 刘炜评 联袂推荐



花过

南君子◎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过 / 南君子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2

(知了丛书)

ISBN 978 - 7 - 80680 - 964 - 8

I. ①花…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8621 号

花 过

作 者 南君子

责任编辑 党晓绒 程 明

封面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964 - 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1118

沉沦与救赎

读长篇小说《花过》

李 星

将近十八年前，贾平凹就将这个古老而尴尬的命题，提到了当时的中国面前，如今，又有一个籍籍无名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将这个命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它就是：沉沦与救赎。贾氏的小说是经过时间淘洗如今更加光亮的《废都》，后者是南君子先生的长篇新作《花过》。前者以高度的敏感，见一叶而知秋之将至，借文化名人庄之蝶之身心魂魄，诉心灵之苦痛，发盛世之危言；后者面对已是全然物欲化的世相风景，以作家兼小官员南君子之情感经历发出了“知止”“重新清澈”之人生感悟。前者更像小说，后者更像一首长诗，它是浮士德博士摆脱魔鬼靡非斯特操纵后的一声长叹：“你的泪锈迹斑斑/我的泪如路残喘”，“不久后，我将再次从这里起飞，飞到太阳之下，白云之上”，寻找“那清澈光亮的世界”。虽然比中风后的庄之蝶的迷惘要光明得多，具体到追寻一个怀着自己孩子的美丽女人，但却同样虚幻、同样迷茫。因为正是她，对闺中密友的背叛和对其男友的诱惑，使南君子先是感情出轨，后又接受煤矿老板贿赂，被相爱十年的未婚妻断然抛弃。而小说结尾处的“她”，已由一个依靠父亲权势，接受大量贿赂的房地产老板，因父亲的失势，仓皇移民国外。国外的苦难和即将做母亲的颠沛流离，是否能让她完成一个“伟大的嬗变”，从而“清澈光亮”起来，是大可怀疑的。然而在失去珍宝般的恋人唐韵和辞去公职之后，南君子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他未来的孩子和他（她）的母亲了。绝望后的虚妄也就与希望同，这是作者和南君子的无奈。“或沉沦其无所达兮，或清澈其无所通”（见《楚辞·九叹·愍命》）。既然沉沦、清澈，都不能使他达和通，那么主人公的寻找，无论是清纯庄重的唐韵，还是被多个男人阅读过的梅凝，在小说中就只有回归心灵自由的象征意义了，这是南君子通过苦行，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次救赎。诚如伟大屈原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三百年前的屈原自然不知道后来的基督教教义中的灵魂救赎，但“其修”两字却表明在自知于楚国时局的无力之后，转向内心世界的灵魂高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以为：《废都》更像小说，《花过》更像如《离骚》《浮士德》那样的心灵抒情诗——当然，这只是艺术类型的比较，并不是说《花过》就伟大如不朽的《离骚》等。

《花过》灵魂救赎的主题源于主人公南君子的沉沦，而南君子的沉沦又因了社会大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沉沦。小说围绕南君子的社会、人际关系，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展示的公权力被金钱收买，国有矿业资源被低素质的人占有、挥霍，社会服务行业、律师法官、传媒精英以“潜规则”致富，在读女大学生被包养，贫困农村女孩卖身救父，无情之色弥漫于娱乐场所的风情世相，让人触目惊心，远非当年的《废都》可比。与碗大成、黄子健这些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小说主人公兼叙事人的南君子从与市长的大款女儿“第一次”时就意识到自己的堕落，然而担惊受怕，并随时准备接受命运惩罚的“清醒”的堕落，仍然是堕落，不仅如此，还是更为深刻的对自己修习的文化的背叛，是更严重的灵魂沉沦。

晚贾平凹出生二十多年的南君子究竟不同，他有着更为现代和新潮的人权观念和人性理解。他理解着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对十多年所追求并冰清玉洁的唐韵的背叛，发掘着其人性——男性的合理因素；也理解着夏九九、麦子、鲁冰冰这些青年女性对自己人生路径选择的无奈和合理，不仅没有从人格上彻底否定她们，而且写出了如麦子这种农家女子内心的圣洁与高贵。站在唐韵这种古典专情的女子和卫道者的角度，我们可以批评作者的庸与俗，但是既然连明季士大夫和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能理解柳如是这样的风尘女子的高贵与脱俗，难道今天的人——不只是文化人——就不能理解一些顺时而生的弱女子？对弱者一个“脏”字的蔑视，岂能洗却男权主导的社会的罪恶！

沉沦与救赎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命题，还是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由知识者所意识并阐发的古老哲学命题，而在中外圣哲先贤的著作和言论中，它表现得更为深刻和突出，如《道德经》《离骚》，如《红楼梦》《浮士德》《神曲》《复活》等等。它是人的一种理性精神，是人性和道德良知的自觉，既寄寓了人性的善与恶，又表现为对现实的无奈与“超越”欲望。只是在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转折期，它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尖锐，给予为“文化所化之人”所带来的痛苦和灵魂挣扎也更为深刻。“当世界比黑夜都寂静/谁又能比谁更坚强”。这是主人公南君子对沉沦者的怜悯，又是对沉沦的自己的自怜。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原《小说评论》杂志主编，原中国小说协会副会长）

都市时髦生活的病相报告

——长篇小说《花过》 谢评

刘炜评

读罢南君子的长篇小说《花过》，联想到的却是贾平凹先生一部“复调”长篇小说的书名——《病相报告》。因为作为一部直面当下世态的叙事作品，《花过》通过对多个红男绿女的处境、心态、行走轨迹的生动摹写，揭示出在都市时髦生活的热闹、繁荣之中，夹杂着太多的严重病相。同时，在这部具有突出现实主义品格的小说的字里行间，寄寓着作者对于健康生活、清正人格的深情呼唤。

毫无疑问，《花过》是青年作家南君子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花过》的作者南君子，曾是我的学生。我们虽往来不多，但彼此是心近的。新世纪初的几年，他在西北大学文学院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为他们班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他的为人热诚、谈吐有趣、酷爱读书和思维活跃，给我留下了鲜明而良好的印象。在那个班级里，南君子年龄偏小，却是最富于文学才情也最勤于笔耕的一位。对于这样的学生，我自然喜爱有加。因此，每在报刊或博客上看到南君子的诗文作品，就感到由衷高兴。去年，他的《寂寞的答案》出版后，我获赠一册。这是他结集付梓的第二本书，收入其中的诗文，题材、体式比较丰富，作者的人文情怀、文字表现力，都为我所看重。

仅仅几个月过去，南君子就又杀青了这部长篇。我很惊讶，但更欣喜。

《花过》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情节波澜翻，笔致流畅自如。可以肯定地说，读者只要翻过两页，就会为它吸引，不能释手。

然而，《花过》给予读者的感受，不止是好看，更多的是强烈的心有戚戚——它是一部涵容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切观察与急切追问，显示了作者积极价值立场的小说。

辛卯年春节，我一口气读完这部长篇，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准确地说，它给予我的锥心刺骨感，与节庆的升平气象造成强烈反差。类似的感觉，几年前阅读冯积岐长篇《村子》时有过。在宝鸡凤翔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以《“乱码”乡村世界的艺术实录》为题，表述过对于冯著认识价值的看法：“这部小说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的乡村，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最不伦不类的时期，其基本的质相，也许只能用‘乱码’一言以蔽之。作者为之焦灼，我们也为之焦灼；作者在为乡民叩问出

路，我们也在为乡民叩问出路。”

我以为，都市题材长篇小说《花过》的认识价值，同样可称“乱码”生活的艺术实录。所不同的是，《村子》描述的乱码，是关于当下中国乡村的；《花过》描述的乱码，则是关于当下中国都市的，尤其是关于都市群体精神生态的。

“乱码”者，失序之谓也。谁都知道，乱码是一种病象，并且是一种很严重的病象。电脑程序的乱码如此，个人生活的乱码如此，社会的乱码亦如此。你可能会指责我危言耸听，因为你可以拿出媒体报道、犬儒经济学家的“科研成果”、某些文人的赋体文字、个别地方的GDP增长速度等等反驳……你所说的，也颇多合于事实者。

但是，只要你不是一个先天的或后天的闭目塞听者，你就得承认，王跃文小说的《国画》所呈现的官场、冯积岐小说《村子》所呈现的乡村、南君子小说《花过》所呈现的都市，也都是关于社会图景的艺术“实录”。

镜子是有两面的，只看一面，即是片面。个别地方物质GDP的增长与精神GDP的负增长，就是“社会镜子”的正面和背面。

《花过》虽只有十多万字，却以主人公南君子的一段人生悲辛经历为线索，串缩、铺叙了繁多的都市时髦生活元素：职场、酒店、歌厅、洗浴中心、互联网、房地产等时髦生活平台；公务员、书法家、导演、大学生、煤老板、小姐等时髦社会角色；权力角逐、金钱崇拜、黑黄交易、性爱放纵等时髦场景……这些元素架层叠构，构成了病象感十足的浮世绘。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们的生存情境、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正在变得越来越粗糙。具体说来便是，物质生活日趋粗俗化，精神生活日趋鄙化。”《花过》的作者，用不遮不掩的小说家言，传达了和我相近的观察与感受。

《花过》中的人物，大多既是粗俗化的物质生活的逐潮儿，又是粗鄙化了的精神生活的失陷者。

主人公南君子是一个很有深度的文学形象。他的不甘低人而又滑入误区的进取心、他的被色枷利锁奴役后的扭曲行走姿态、他在欲望难禁与良知未泯之间的角色调适，他的自食苦果后的幡然自悟……都具有近于残酷的逼真感，让我们读来歉歉感慨不已——这个“僧是愚氓犹可训”的“小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如既依仗父亲职位在权力和金钱的媾和中大捞好处、又亵渎了为友之道而与南君子偷情的房地产商梅凝；因开采煤炭而迅速发迹、腰缠万贯而毫无精神品位的经济动物碗大成；参加工作未久、很快便近墨者黑的女公务员鲁冰冰；好色弄权、无耻之极的低等政客羊处长；用年轻色相投资人生、宣称要“一辈子活出别人三辈子厚度”的女大学生夏九九；从乡村进入城市谋生不久即沦为风尘女子却又始终不失善良本性的村姑麦子；冰清玉洁而又深受伤害、最终决然疏离

泥塘的唐韵……都塑造得很成功，可以说无不栩栩如生。

《花过》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毫不留情、无遮无拦的；而其精神指向，则是明确而庄正的——人生需要不断摆脱各种“魔念”的纠缠，需要不断自拭心镜，需要不断精神救赎。因此就有了这样的结局：“返回西京前的深夜，流着泪的南君子做出了一个决定——留职停薪。”“唐韵隐身古寺、长伴青灯。”

这部作品涉及了不少性爱内容，总的来说，是合于陈忠实先生讲过的几条“纪律”的：“撕开写，不回避，不作诱饵。”

忠实先生这三句话，是关于其长篇巨著《白鹿原》性爱描写的夫子自道。我以为，它称得上不刊之论。以我目光所及，古今中外的小说作品，凡艺术水准在良好以上者，大多都这样做了。

忠实先生的说法，我不知道南君子是否早已心会意崇，引为自律。但措笔中的把握，的确是近于《白鹿原》的。我的意思绝不是说，《花过》的思想内蕴、美学气象、艺术水准，可以与《白鹿原》同称并引。事实上，前者的综合分量，与后者相差尚远。我只是认为，《花过》的性爱描写，靠拢着《白鹿原》的尺度纵控。当然，作者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我相信在这部新作之后，南君子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为春秋正盛的作者不仅才华横溢，且一直保持着秉心专力的为文状态。

2011年春节

（刘炜评，字允之，号半通斋。现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中国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1

我一丝不挂地躺在梅凝宽大柔软香气流溢的大床上。夏日夕阳透过白色纱幔映照着宽大的落地窗和淡绿色的墙壁。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轻柔舒缓地弥漫着。

梅凝去沐浴了。几分钟前，我和她近乎咆哮着完成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性爱。此刻，那些从莲蓬头蜂拥而出的柔滑的水，接替了刚才的我，正在抚摸着快感末端的女人。

西京市又一个夏天来临时，我和梅凝，背着与我相恋十年的唐韵，开始幽会。唐韵，像一幅工笔画，留白处耐人寻味。梅凝，则像一幅大写意的山水画，看一眼就让人眼馋。

大学时代，我曾动过追梅凝的心思。但是当我发现有一个开着凌志车的男人频频约会梅凝后，我就把目标转向了唐韵。十年过去了，我和唐韵已谈婚论嫁，而梅凝向我发出了诱惑信号。

最初只是一起喝茶聊天散步打球K歌而已。我知道，和梅凝走得太近，势必会威胁我和唐韵的感情。但我无法阻止自己。是我和唐韵的爱情疲倦了，还是梅凝的诱惑太大？我不知道。

正想着这些，梅凝裹着浴巾出来了。她一边抚弄头发，一边蹲下身子换CD。浴巾忽然滑落了。那极富活力的线条，那难以掩饰的夸张，那蓬勃嘹亮的性感，一下子就让人血脉贲张。

“你好色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快去冲凉。”发现我盯着她，梅凝转了一半的身子很快又转过去，重新裹上浴巾。女人真奇怪，先前还任由我翻阅，这会儿却躲躲闪闪起来。

“水热不热？马上出来！”刚说完，就感觉这是我经常对唐韵说的话。女人洗澡都比较慢。和唐韵在一起，我总是让她先洗。如果我先洗，往往还没等女人洗完，自己就呼呼大睡了。

“急什么，傻瓜，好好洗洗，你的汗都快把我淹没了。”梅凝跟过来，用指尖轻轻敲打我爬满汗珠的背说，“宝贝，地有点儿滑，我刚把洗发水洒了，小心点儿啊。”

“地再滑，也没有这里滑。”我转过身来说着，便将手伸向梅凝。指尖就要触到浴巾未能包裹到的地方时，女人向旁边一闪，躲开了。梅凝嗲嗲地说：“坏坏的，不许动。”

进得浴室。水已调放好。硕大的浴缸热气腾腾。数十片玫瑰花瓣朦朦胧胧。整面墙镜被一层水汽遮得严严实实。我伸出食指在镜子上重复画下几个大字：完美，完美，完美。

老实说，我还是第一次躺进这么大的浴缸。真爽。四肢不由自主的向上漂浮，滑腻腻热乎乎的水亲吻着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都舒服得要死，有点儿飘飘欲仙的意思。

闭上眼睛，回味着梅凝白皙柔软橄榄般光洁的肌肤，傲然挺立的乳房，细如杨柳的小蛮腰，翘气十足的美臀，颀长鲜滑的双腿，起伏错落的娇喘……浑身一阵冲动。

我竟然在浴缸里进入梦乡。梦里，我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下面，呼吸艰难，无论怎么使劲都爬不出来。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旁边传来唐韵声嘶力竭的呼唤声。

2

“君子，你的电话，好像是你们羊处长！”梅凝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梦。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地接通电话。是羊处长。他让我马上到机关，研究梅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的讲话。

通完电话，我说：“伟大的羊处长咳嗽着下达命令了，要给梅副市长干活去。”梅凝举起粉嫩粉嫩的小拳头擂着我的胸说：“不行，这就想走？我打电话给羊处长，替你请假。”

“不行，领导最反感下属通过别人来压他，这可是大忌！况且，我最近和羊处长的关系有点儿僵。这个老家伙，连草都不给吃，还硬逼着善良勤奋的牛给他挤奶挤血。”

梅凝说：“你和他怎么回事啊？他经常来我们家，感觉不像你说得那么法西斯啊！”我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八年的辛苦工作，就像挑雪填井，到头来劳而无功。”

梅凝说：“你和他好好谈谈啊。”我说：“他从来不给我辩驳的机会，怎么和他谈！在领导那里，他永远是一只不长角的山羊，但在下属面前，那羊角比螺丝刀都硬。”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继续说：“梅大小姐，你知道不，市政府机关的人都在夸奖羊处长办公室的灯，说那灯总是亮着。可我最清楚，那亮着灯的办公室，压根儿就没人。”

“这么说来，老山羊还真是够精明的，这样的高招都能想出来。”梅凝大笑着说，“南君子同学，这方面，多向老山羊学习学习吧。该阿谀奉承的时候，还是要阿谀奉承的！”

“全国的公务员如果都像羊处长一样，那极有可能把三峡大坝发出的电都给浪费掉。阿谀奉承？阿谀奉承就等于在辱骂自己！打死我都不会。这机关的人啊，和象棋的本质一样！”

梅凝说：“什么是象棋的本质啊？”我说：“帅，表面上端坐在中间，实际上一无所能；仕，表面上风风光耀，实际上一脸奴相；象，表面上行得方正，实际上横行霸道。”

我继续说：“车，表面上重用能人，实际上排行最末；马，表面上日行千里，实际上关卡重重；炮，表面上性格直爽，实际上背后伤人；兵，表面上位居前锋，实际上充当炮灰。”

梅凝笑得花枝乱颤。梅凝说：“嗯，有意思，有道理。那你是其中哪一个？”我哈哈大笑着说：“我啊，像车像马又像兵。我这个小兵，就是澡堂里的灯泡，有受不完的气。”

“别贫了。我去送你吧。”梅凝眨眼工夫也换好了衣服，拎起手袋说，“晚上约了人，在香巴拉国际酒店谈点儿事儿，顺路把你捎到政府。”我说：“真是瞌睡等枕头，太好了。”

人和人不敢比。二十八岁的梅凝，已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西京百川集团的副董事长，住别墅，开保时捷。而三十岁的我，却还是一个小科长。因为没房子，婚期一拖再拖。

看我在沉思，梅凝问：“想什么呢？”我说：“我啊，想钱，想房子。”梅凝说：“想有什么用，挣啊。”我说：“整天工作和加班的草根，哪有时间挣钱啊。”梅凝咯咯地笑了。

3

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摸索着穿过漆黑的残留着油烟味儿的走廊，终于回到宿舍。挂满我墨迹的墙上，那只落满灰尘的石英钟的时针指向零点。打开冰箱，只剩几罐啤酒。

这会儿才觉得腹中空空无物。中午草草地吃了梅凝叫的肯德基外卖，到现在已将近半天时间，没再吃任何东西。都怪羊处长，我的晚饭时间，被他蛮横地掠夺去了。

叫烤肉吧。这些年，每当误了晚饭，宿舍楼下的烤肉摊就成了我的食堂。也只有这家夜市，愿意给我送外卖。和大部分西京人一样，烤羊肉串，成为我消夜的主打食品。

“十块钱烤肉，烤老一点儿，辣子和孜然多放，再要一个干饼，送到六楼十八号，尽量快点儿，别忘了备零钱，我这儿只有一百的。”拨通烤肉摊主的电话，一股脑儿把我的要求告诉他。

手机提示音响起，是唐韵的短信：“你在哪儿？睡了没？几天不见你的影子，都快忘记你的模样了。今天转街，发现一款婚纱，就是我想象的那样，价格也比较适中。”

“在宿舍。加班到刚才。好累。都这么晚了，赶紧睡觉。听话。”如果是以往，我回复这样的信息时，一定会追问婚纱的更多情况。而今天，我没有延伸这个话题。

唐韵从来都不善于纠缠，她的短信没有继续。我长出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后左右仍然被梅凝包围。唐韵，反倒离我好远好模糊。也许，我对唐韵的背叛，不仅仅是身体。

事实上，从上了梅凝的床的那一刻起，心底深处的愧疚和惶恐就开始折磨我。强大的激情，暂时屏蔽了我的心虚。随着欲火逐渐冷却下来，空前的失落和茫然占据了整个思维。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烤肉和烧饼送来了。饥饿是世界上最好的调味品。焦黄的烤肉，冰爽的啤酒，给了我咀嚼和畅饮的快感，一阵狼吞虎咽后，身心暂时得以舒缓。

墙上唯一的相框里，碧草上，阳光下，恬静柔美的唐韵对着我笑。唐韵的容貌绝不比梅凝差。如果说梅凝给人以高贵华丽的感觉，那么唐韵则是绝对的古典式美女。

唐韵最经典的地方是眼睛。用西京话讲，她的毛花眼眼太让人心疼哩。永远也忘不了唐韵投向我的第一瞥，像是漫步在初春的湖边，不经意间被刚刚抽新吐绿的柳丝轻轻拂到脸颊。

当满载着我占有欲望的一百零八封求爱信一点一滴赚取着十八岁的唐韵的泪水时，意味着幸运的我以我所能操纵的文字打败了所有的情敌，包括唐韵的一位年轻而学识澎湃的老师。

那是大三第一学期寒假前的一个夜晚，西京市终于迎来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我和我的小屋也终于第一次迎来了朝思暮想的唐韵。那晚，雪很大，一直在下。

第一次和女孩子拥抱接吻。第一次把手伸向女孩的怀里。不知过了多久，一股刺鼻的织物燃烧的味道叫醒了仍在拥抱着的沉醉的我们。她的裤子，被电炉烧烤出鸡蛋大一个洞。

4

原本可以睡个懒觉，但没眼色的电话硬是把我的耳朵从被窝里揪醒。是表哥的电话。接通手机，却怎么也讲不出话。可能是刚睡起来的缘故，嗓子干得要冒烟了。赶紧喝了口水。

表哥让我约个厉害点儿的人物，中午吃个饭，说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大事。我说你想约多厉害的人物，哪方面的人物。表哥说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一般的人物不顶用。

表哥叫碗大成，小学三年级文化。不知从那天起，他成了拥有四个年产二十万吨以上原煤的煤矿大老板。他很高很壮，典型的北方大汉，操一口地道的家乡方言——神釜话。

年前，和碗大成吃饭，地点是在老家县城一家新开的酒店。席间，表哥只喝酒不吃菜，不太说话但一直保持微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好好吃，家乡饭好吃。”

厉害点儿的人物？把电话簿翻了两遍，也没翻出合适的人。这时才觉得自己的能量小得可怜。我认识的大人物，人家不认识我。梅凝，幸亏我还有西京市政府梅副市长的千金梅凝。

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梅凝为什么突然间跟我发生质变。梅凝，要地位有地位，要钱有钱，容貌更是超一流，她怎么就能看上我？况且，梅凝和唐韵是同班同学。

她们两个，打从大学一年级起，就成为绝对闺密。永远骄傲养尊处优的梅凝，难道不在乎唐韵和我的关系？或许，在她眼里，我只是她生命中某一个时刻的一杯酒！

胡思乱想着匆匆洗漱完毕，拨通梅凝的手机。她显然也是刚起床不久，也不知听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嗓音沙哑着答应了我的请求，约好十二点左右在香巴拉国际酒店见面。

刚十一点，碗大成就电话我，说他在我单位门口。我哈哈大笑说：“表哥，我只有在办公时候才能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行走，你表弟我目前蜗居在机关背后小巷子的筒子楼里。”

我告诉碗大成，我十分钟就走到机关门口了，请稍等片刻。我还告诉碗大成，我邀请了我古都大学的同学梅凝，她是西京市梅副市长的千金，是个能量很大的女人。

碗大成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哥就知道，这事我兄弟肯定能办，而且肯定能办好。我大步流星赶往机关。远远地看见对着我傻笑的魁梧的碗大成和他那辆银灰色宝马X5。

车上，碗大成向我说明了来意。大致意思是：他的神釜大成煤业集团下属的敖包梁煤矿发生了产权纠纷，官司打了将近一年，近期上诉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碗大成特别强调：“对方的实力很强大，在县里动用了大量的人际关系和巨额资金，打了咱一闷棍。这次是我们上诉到市里，一定得找一个吃劲点儿的人物。”

碗大成还补充道：“花钱多少不害怕，咱就是想争这口气。对方太猖狂哩！如果这官司打不赢，哥以后在县里咋混呀！老弟，你在市政府上班，接触的人多，全靠你哩。”

5

太阳好大，街道两旁的广告牌此起彼伏争奇斗艳。一个古老城市对历史的惦念，现代的人们难以领悟。仅是不停地拉出尾气的小汽车来来往往的嘈杂，足以淹没一切斯文和咏叹。

说完正事，碗大成和我拉起家常。碗大成说：“君子老弟，你上了那么多年学，都写出几本书哩，在西京城也混了快十年哩，你说话的时候咋不学城市人哩。”

“好我的哥，读再多的书，也总不能满口都是马尔克斯或者亚里士多德啊。再说了，和家乡人特别是亲戚在一起，还是说我们的方言比较亲切。要不，会感觉很别扭。”

“马克思啊，我咋不知道，你也太小瞧老哥哩！不就是研究共产主义的那个老头吗？去年，我的煤矿进口综采设备，顺便到欧洲转了一圈儿，在马克思的国家转了好几天哩。”

说话中间，香巴拉国际酒店到了。梅凝人虽未到，却预订了包间。侍者请碗大成点菜。碗大成对我说：“君子老弟，你给咱来点菜，尽管点，挑最好的上，不要怕花钱。”

我当然推辞。这是西京市首屈一指的五星级酒店，菜贵得吓人。上次和梅凝来这里吃饭，仅一盘鸡蛋炒米饭就六十八元。如果狂点一通，花费势必很大。我怎么好意思。

梅凝的到来打断了彼此的推让。事隔一天，又见面了。梅凝看我时的表情和以